藥地炮莊

泰浮行者
蕭伯升較

總樂者因莽蒼
滿地害蘇者弟
明片破漆木大
引熱以如息陰
大樹是爲膝蔭
開子生風怒號
作執少不得蓉
此條瑶提此條
乃接此條與變
此條提搬此條
新逍此條盡相
條弄眼出神條

藥地炮莊卷之一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老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內篇

無內外而有內外，故先以內攝外。內篇凡七，而統於遊。遊者曰：遊即息也，息即無息也。太極遊於六十四，乾遊於六龍，莊子之御六氣，正抄此耳。姑以表法言之，以一遊六者也。齊主世如內三爻，符宗應如外三爻，各具三諦。逍遙如見羣無首之用，六龍首尾，蟠於潛亢，而見飛于法[illegible]。

猶不了不如且培土借種教洗耳登峰不見一片透雲南北幸賴磁針屋脊常騎日月鞭羽翮前寄信木早不長枕作飯能飲鼠能塞嘴喉說甚錢鼓文章磨此猶搏墨指望而止渴笑後還悲且道龍姑射山在甚麼處乾坪畫一畫月在達裡雲門日扇子將謎三十三天關着帝將見把東海譯為打一條酒飲盆傾

易羅為幾乎。六皆參伍。則六皆會皆幾也。姑以寓數約幾言之。自兩儀加倍至六層為六十四。而聚太極則七也。乾坤用爻亦七也。七者一也。正表六爻設用而轉為體。太極至體而轉為用也。本無體用者。急口明之耳。曰六月息。白御六氣。貫無故乎。用九藏於用六也。參兩之會也。再兩之為三四之會。故聚半則示六。而言七則示周。會有命。來復周行之。故者耶。寓數約幾。惟在奇偶方圓。前冒費隱對待者。一也。絕待者。一也。可見不可見。待與無待。皆反對也。皆貫通也。一

祇猶未了。放在一邊。今日三腳鑄中。如何了個計腳。見得說得耶。逍不可說。且萊遇者勿怳。

不可言。言則是二。一在二。心用二則下南北也。毗聽也。有無也。猶之坎離也。體用也。生死也。舍用貫有無。貫則實矣。不增不離。寓象寓數。絕非人力思慮之所及也。是誰信得及耶。舍寓莫如易。而莊更寓言之以化。貌至此更不可執。

逍遙遊（古作消搖）第一

支公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郭子玄曰。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愚曰莊生自下註腳云緊來畢卷哀又栗之說

厥怒起笑且觸種有知亦樂所不到者。方許言智者樂。然雖如此作意以無礙爲樂早礙殺矣左邊拇手云仁者見之謂之仁右邊拇手云智者見之謂之智魚在淵鳥在天問他不得依然喫一口氣曰餅一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曰有一僧又問曰無向任淨山有客語狗子佛性有無說一日

劉須谿曰莊子一書其宗旨專在遊之一字。老子曰善遊於物之初能識其所以遊則大略可觀矣林鬳齋曰遊者心有天遊也論語形容夫子只一樂字詩形容周南召南如南有樛木樂只君子等亦止一樂字至芣苢一詩形容胸中之樂亦樂字亦不說出此詩法之妙

楊升菴曰逍遙無性也

弋說曰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遊方之外安得逍遙乎子曰知者樂

新歌再唱更妙前腔請自可詳重言不惟村曰以海運乃見其鯤化以馬埃乃指其鵬形扶搖天風即大塊之噫氣也兩間惟是風力所轉氣化所移遂遡近取譬能若是生物所指鵬然愚曰現千丈身何憔其小顯餓看來何等自在

嶽之毛篇之終以南帝儵北帝忽冥其混沌可謂善收藏者乎玄黃未剖龜馬已具坎離倏忽之毫毛矣何至能生金獸之胎如來擲還鯤鵬耶且言背翼不見首尾衝破琉璃巢殼儵忽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齊諧者書名爾雅云扶搖謂之飆野馬天地間气也塵埃气蓊鬱以塵埃揚也佛言陽燄小物猶造物也何孟春曰齊諧無是書是其戲耳愚曰看兩息字自人消息係息之發也後以息體發之道藏以九萬里風膚

咯曰華嚴毛刹覺亦是塵緞若色空對何非長推視下者知之

天。三毛乃三十分之一。六月乃十二之一。南北配坎離。此一合皆然。也不可執說耳。謂用九用六者。一說也。奇偶卦叶而已矣。方圓卦叶而已矣。上下卦叶而已矣。

觀我氏頌曰鯤鵬變化一身中。大塊笑來恰負風。憐目憐心都罷弧。滿溪流水落花紅。

副宗曰寧與燕雀翱翔。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副宗大似杞憂。實論鵬落嚥此句者。不知鵬背上三十三天。有幾個退住。

劉云不識其自喻所得則是贅與紙鳶何擇鏡說鵬飛幾何。便依稀恍惚人於野馬塵埃生物之息。此意爲鵬翼作注腳耶。其視下。謂天也。已與造化爲人。而出於萬物之表。方知蒼蒼之非色。方知人世是非起滅生死去來。不過如此。此心此目。豈爲鵬視下耶。用心之苦。甚於子思之魚躍鳶飛。又曰息相吹許嚴精辯檢物於伎歎皆感也。不隨人觀物。故自有見。

且言鵾鵬俱知北遊一南一北意不變纖威仇別切思間取渾池自打之游打人下語云一字兩頭垂思曰前後三笑字早已翻箇遊球筋斗去也

旻昭曰峻極于天哉未見力不足者尚發吞氣又配又集孔孟可謂持臨世之風只是不能揮泉北之翼你道溱圖展背還費氣力也無誠恐鋭詰原月扇千

陶石簣曰扶搖而上形容其高視下蒼蒼徘以虛上比之又突入野馬塵埃此倒并滲無端一物以往來爲遊鵬飛迅速六月乃息豈吩亦大遊廓矣譚友夏云野馬塵埃以無所指而妙郭註謂鵬之所憑則失之矣奇人仰天荒唐致想又代天向下一看更想得荒忽

集曰六月息非一去六月亦非一住半年而息字括得奇正兩相照人以一呼吸爲一息六月息又與海運相照六月天地之氣相遇如呼吸故云息謂乘此大塊氣機轉盤時候怒飛也乃見動靜不

不則紫木鷲之羽毛幸得胡蝶不知且護蜩鳩笑倒鵬冠于日牛墜于山則矜奚數丈乃始翱翔而振其衣此一笑也更如于蜩鳩。說小腐為井鼃窮大亦是豈鄙望此第一篇作後其大非膠盃耶識到積培方知舍日無蒙大知依然不離小知大年依然不離小年在大者之泰日何大之微乃今

失其眞。

杜云。蒼蒼言遠非言天也。形容九萬里之上。非人。所。見。所可見者。野馬塵埃耳。世人徒見塵埃棲棲。又孰見神人之遊于天機自然乎。有此蹤化。乃有此海運。有此鵬飛。乃有此風培。形容其大而神。文不可得見如此。此眞筆端造化也。人只去解天解風。何曾夢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盃水於坳於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盃焉則膠。水淺而舟大則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培風背負青天其取此而放肆乎。僚汪子自題悟笑圖上留守公日鶴恥半公不義辛目過于支頭鷭為陸于呼食忍克糧于客食尚且龍變作歎何嗟雁過鷄落正續鵝栢謹容說飲千車赤地材是酒魚鵰莽青天終為賞蜂憐有樓首得句須忘褐腹呼風值說道蓬師憐所笑今覓二公國游矣寂光墨也包玉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音遏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音條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崔云堂道謂之切。蜩。蟬也。鷽鳩。小鳩也。決。疾貌。搶。突也。榆枋皆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果然飽貌。郭云二蟲謂鵬蜩也。謂大于小。所以均異也。若椽木文。仍是以小笑大。

評曰。世間惟風力所轉。曰風斯在下。正是喚醒世人篤切處。頓超之與漸積。雙冥一參。

石谿曰。恐人執大鵬為實迹。故又拈小鳥以別之。

中樂裝。遜翁曰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者。所細笑來也。是怨天尤人。上息下觀。占作霞。封旋元得耶。鵬在大風背後。圖個甚麼。

華嚴經云。不離覺處而昇釋天。此則從古菌蟠至今生色。可惜深閨自家倩訊。只取一瓠倩雁。影兒洗心句曰。浮蟒日晝將彭

兩奚字是小鳥不及大鵬之大。是小鳥大悟處。佛法無多子。我性如是。性豈有小大哉。

愚者曰知芥舟乎。當有餘以為用善用者用其咎者也。培風負天。將以何者為翼乎。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窄相至尊何用。不知徽詧則損天。損海。損虛空耳。塞上塞下。亦膠盃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音潛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

觀我氏鵰曰大智方能識人千歲孫只在瞬假過朝來下得感肯坐渾有春秋已八千。

翁曰民見未底則笑小笑大亦累也不知隨緣則有方無方皆累也虎水曲肱本自無竊無綠學而不厭與作放之使遊得乎。

陶楞本州不步春秋臨滄盡黑吞絕天海矣若師不無爭奈者

八匹之。不亦悲乎。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楊用修云古作雞菌今滇名雞樅是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錢名鏗堯封于彭城至商年七百歲循本曰冥靈實海靈龜也林云以小知結上鵬蜩斥小年生下一段譬喻何其文之幻。

郭云。物各有性。性各有極。是故統大小者。無小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生者也。苟有死生。則椿之與蟪。彭之與菌。均短折耳。故遊於無大無小者。無窮者也。冥於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雖欲放之使遊得乎。陶曰此莊叟本旨。

第二頸事處曰亦不破執有為之相亦不分別無為之性厝海門曰二乘正犯此症毋乃營生于至當之外三一日乾錄大乘從下用大只拙于用小大瓠不達竊家得苦辨哀豚見乃如雀冢但壞大小諸相不併兼物遊心安往而泛達用欲以特聞不亦悲哉

一人傳處衆人傳實蓋必因有

郭又云鵬所以高飛者翼大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得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若失乎知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圖南非好高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閼不通耳此補莊言外意

劉云再舉鯤鵬與前所以言鯤鵬者又不同此段之意在冥靈而大椿附之因八千五百說及彭祖偶然偶然其所以為鵬者未之言言之在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陸聯國臺灣無
千謹取過傳無
秋方寫斯未試
竊成數持當二
人取鵬飛天三
起乃暢快耳
呂覽曰背若泰
山亦可大而省
瀰山修羅王立
在海中拄天拄
地亦可云塞乎
天地之間也耶
正可抗來一笑

參小修曰小大
懸絕而孫云同
趣將掠鶴與鷽
坐同樂乎鵬與
列子必待風偶
不自由也則有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亦小大之辯也（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相近窮髮無毛也羊角旋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二蟲何知一段言小與大同歸匠之一段言久亦異實此云小大之辯言各自爲適也）

支公曰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鴳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遊無窮物物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疾而速

[illegible]待而大氣天而無待者殊矣大小各適之說一向混同猴跟得此一鷃學者有異其云金烏兩鵬翮去三百三十六萬里崑崙實玄西針大于術猶以此觀之大荒發蒙獄道是則三山符上雷仲云笑與放鶴同爲也兩此處作夫不待行游者不寄于人乘漸近身然過曲膝多聽不無怎役收子游實白

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飲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愍曰大小各適之中不核椿夭菌壽亦不核椿久于菌也不核鵬鷃一視亦不核鵬高于鷃也故曰本無大小大大小小畢見本無大小者是至人全見本無大小而雅言大小將定者是大人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

說曰知有創說又曰大智無道正在說有說無病是有待耶是無待耶杖人曰拈出遊字正是無待慧日五陵拈出亦是書勝撥動。

譚云御風新穎致福兒便可思前云徵於世未數數此則云彼其致福從此悟明一卷已定卷封郭藩用之隔正是致福處門棣部尊者作旅之秘說成禰事。數數然來蒼天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音朔）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猶然笑貌）

數數猶汲汲也列子鄭人名禦寇。

郭云天地以萬物為體萬物以自然為正薛云卽然亦是增語郭云乘天地之正卽是順萬物之性薛云亦隔一層語以斥鷃比宰官以大鵬比列子

蒼天。道藏曰培風上者半年一息。昔風行者半月一返。祈半歲三。又言御六氣有般寒不防疑若等門曰十五日前不解十五日後如何。自代云。門曰是好兒。此是致福耶。正辨遊耶。

漆門遊云。平日點待三三。兆。請問眉是六氣。如何喚作六虛。勞是孰定六虛。御又歸過六氣。仁者說是無是無

乃莊文本旨。乘天地以下乃漆園自道。郭云無待常通。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愚曰又字費力。此猶隔一層。認知自然無待亦是增語乎。聖人只說隨分自盡之當然。豈有待哉。惟真自然不說自然。

劉云其自視也。其視下也。評不待辨而笑隨之矣。鵬者遊之始也。出門萬里。始見天色。及其至此。鵬何足言。冷然則在人世是非之外矣。孰若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此是竿頭進步法。身向上事乎。

處口下如何判
斷余曰一好棄
香寂天絕待樹
心卜度化忘不
靈遊子曰可致
禍乱如何止諦
余曰發動看明
交道子曰皆錯
余曰今日時辰
何在遊子遊祇
卦曰中物余门
書龍遊作蠢來
矣且幸繫于余
慌
孝經曰道人到
處四事祖足自
草本地風光非
必枯木死灰乃
爲無己也只是
錄者各關利益

陶云至人無己而無所不已。辨而爲氣卽其功。散而爲物卽其名。何大何小何修何短何來何去。謂之遊戲實歸於無窮。強名之遊耳。郭云順物故理至卑至則迹滅故無功。聖者物得性之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然則大觀之破小知。虛遊之遺實累。雖狀極于鯤鵬。妙至于御風。終對待中事耳。非逍遙之本致也。

孫月峰曰舉不勸是無名。未致福是無功。無待則無己。

對同錄曰無名而爲名無所避。惟無己而無所不

起見便隔千里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學而第一以人不知不愠收科中庸下素隱遵費之後提出遯世一句非千聖之骨子耶易讀潛龍為無悶又干大過遯之卷獨立不懼者乃眞遊無無悶耳然有玅微囊籥焉以勿用籌其用以用善其不用託乘正而御耶龍馬虎豹雲龍鴻漸牝牛瓜羊無非物龍也若不知此

已乃能因物付物功蓋萬世謂之無功尼山稱堯蕩蕩乎民無能名達巷稱尼山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本自逍遙何容贊言有無

虛舟曰夫爲有倚而萬物皆備於我此不落有無之眞無已也巍巍蕩蕩此不落有無之眞無功也摩詰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以名空不避名也此不落有無之眞無名也至誠神明導于一切而不離一切故曰乘正而遊

正曰人知息爲無待而不知遊爲無待人知遊於無者爲無待而不知遊於有者爲眞無待乘物以

遊字逍遙念余打頭放不下何可惜任陳臈蔣滕裡斜殺尤可惜化玄虛蘊藉裡淹殺、

石爍山日月出矣爝火不熄非至人之無已乎特雨降矣而猶浸灌非神人之無功乎自視缺然請致天下非聖人之無名乎寥寥數句指城此三個話頭如蹈虎之機詩各出一轉語與他詩內吐氣莫謂千載下無人處也紀之非

遊心者無。無者。也。有即是無非有之外更拈出無也。拈出者巧。拈耳。造詣耳。學易乃不爲黄葉所藏

蕭伯玉曰。不資無而壞相方爲識悠根原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音爵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音焦鷯遼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好
卻十日尸祝不代庖者予思不出其位三一日一枝飲河三際供斷愚曰群生偷一隻被後來誰招徠生莫是躂下賊耶後有踐州以辦蘋棘城門而留賊作道共何神通

雪竇曰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王是何物若論堯舜與人同只且看廣許許由相推賓主互與各各出身佛

而代之矣。許由陽城人字武仲隱箕山皇甫謐曰槐里人一曰許由是諸侯不仕者爝炬火也鷦鷯小鳥也偃鼠鼴鼠也師霞川曰不越代之一段言大人所對也喪其天下一段言大德之人也蓮之心以上言用大也竄至篇末言大以無用為大也。

郭云爲之出於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也。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也若

也毓它不替王山陰曰後世多咏子陵不咏許由以巢常少而官多也旦借同因嘗求斗酒隻雞便起爭竊亦謂從斷笑肥可乎又有覓食豆羨見于色者亦誚莊子亦咏許由將謂鵬蜩雙笑可乎李表一曰孔子仁者齊至德泰伯而逃遺伯夷歎季札若是乎賢讓也孟德言孔子之祖弗父何讓有宋于厲

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固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語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乎博綜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哉自得而已故堯許雖異逍遙一也

陶云賓之一字括得最妙然只見鷦鷯未見化鵬

公遂知後有遯人。讓豈易能哉終非簞豆一詩可削色也孔璧小日登高聊一醉吾憎君能梳穩公愛其高諸葛乃拜之足不難劉堂家星更可思高士傳以無名為上亦以供養無王之魂也耶妙在讓皋帝者觀到箕山又有洗耳在後徽演痛快昔謂莊子爲嘿者今謂莊子爲謔者豈不更為大學加一圓光。

挂瓢洗耳未免多事。請觀皮冠致疑。與擊壤一歌。相去何遠。

貧長白曰。論以此身還乾坤。則劉伶還多了一鍤。論以乾坤生此身。則許由寧贅在一瓢。聖人中道。可以用造物。可以忘造物。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愚曰。此言惟不用天下。乃能用天下。後言能平治天下者。即往見四子之神人也。可知堯許一人。原在名賓主賓之外。而不礙覆。本。垂。迹。歷然於名賓主賓之場。

阮籍襄曰汸長以許由退刈傳而教出潁濁辭孔子爲青雲然則許由亦得辭于爲青雲于齊如非于仍記孔于為背業所于集不信有許由而惕誠窮謂于雲不穆聲聲退之門附許由以教跋心是許由亦一青雲也然則附于附許由以自立一青雲則彼不信有許由者亦自附一青雲耶果竟如何孟子曰仁而

汾山日御日將如韓非所云茅茨越席堯讓舜果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耶將如樓腸叔所云申呂許由皆四岳後堯咨四岳寔有讓事許由亦一諸侯苟安無累何苦受天下所爭之天子而自苦耶將如王維所云掛瓢洗耳聲非紫耳之迹惡外者病內病物者自怯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耶愚曰未嘗見有姚康伯曰堯中許由之義不惜愚其孟而博讓天下以成其高乎虛舟子曰虞賓在位尚其禍慶賜丹朱者至矣使以傲賓居上矣必其不早剛南巢牧野乎哉杖人曰秦伯逃

已矣是則鳳還
孟子之青雲也
閣不執曰對馬
皆飛皆大地自
衣變畫只青天

僧問沙門眼長
沙答曰長長北
不得僧因未審
出個甚麼不得
答曰晝見凡夜
見鬼曰學人不
會答曰妙高山
色青又當思曰
比喻人稱刊逢

與。自文周未嘗聞。四五百年後。一布衣起。稱為至德。若非孔子。難乎信矣。吾因謂丹朱商均皆至德也。有信者乎。生為帝子。以必得之天下。遜人而毫無爭心。先自敗壞其德。貌為不才。以成就父志。豈非大孝子仁人乎。可見許由不受天下。而先化丹朱矣。愚曰。正如互相糠粃。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音渺)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音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者也。乃川形山一寬。妙不在高。奇闊鋪紫點綠。不啻現青螺髻。卻是跨上三十三天。對見其頂。周遊一宵十成步也。不難砂礴海雲。遙遇壁流。愛說西山與秋發。多擬鳥迷巢。但貪月明孤峰。可惜禁風華景。未有隱霧衛天所氣。垂葉氣消雨。蹈倒汀瀟湘底。牛馬臥是飛龍。驟斷無非飲露。然究竟汾陽更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去）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音薄）萬物以爲一。世蘄（音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音）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後西子亦是贅
權不如隨分整
盲竟竊從來雖
免且將鉢傳燒
作香烟日頻祀
天下五穀常熟

藏一句首言海
運天池智者樂
也從言哉如賊
山仁者壽也左
若射曰山天大
高學而聖天山
遊學而仙長陳
寵童曰朱子武
夷探歌知音者
火木伐吟云九
爾特鶴眠爺然
桑榆雨露見乎
川漁郎更見齋

陽。窅音杳然。喪。其天下。焉。接輿楚人陸通辰日尊乃遠殺非山名津豹輕秀視林希

遥云將是也女即汝罪知有葉言即汝之誰而不信者是也郭注如處女之為人所求甚謬辨堯經書親稱至也資貨也章甫殷冠司馬彪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為四子虚舟口看吾自度也遊杖及物也接輿合截也引此三者而上共一貌姚然之山天而堯用其陽以表淼也。

郭云神人之視山林廟堂其心無異。莊叟欲明至德之人世無由識故託之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無物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不載則飛龍斯御矣。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堯舜者其迹耳。必有堯舜之實。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天下自宗堯。堯無心也。

濟路際是人間別有天由是觀之漆山頂上汾洲與間不猶耕千用大耶太湖眾長吉曰濟洲九點烟浮水面中滄桑非操皮可見我覺此下經謂中有東海是仁者能用大氐愚者曰拙執背以物為事奚非下又曰鄙而不可不為者物也不得廢職除非陶鑄堯姑乃能用此糠粃愚者曰畫。

宵然喪之。寄言四子。以明堯之不一於堯。

杖云汾陽堯都也。藐姑射在寰海外。忽見汾水之陽。以明堯心。即姑射之神也。正欲學者悟之。白本曰迹。白非本迹。白非非本迹。寄之四子。

愚曰晨山三立。顏子得喟然之嘆。時集三聖。孟子點龍爲之睛。有合此符者否。戰國功利熾如油膏。何來漆園。乃有開天冷眼。傷心偏製藥丸。沒奈何畫一帝堯。畫一許由。又畫一藐姑射。有賞鑒家。知此畫下筆之先者否。不畫許由。安能寫帝堯之骨。以抑世人之背。不畫藐姑射。安能寫堯許之聯。以

急日樗樹現在延前猶道西來無語一枝再發相假誰用著天地間供此與漆園狐傑相去多少莊子怒笑以託波交游聊自彷彿何為大家閑關吞聲稱風而舞方聊果然于九六遊息得個入處則梳竹正對呪飛若落然于亂世口喜得個出處則狐

招高士之魂。慘澹經營之中。有傷心此書而擲筆長嘯落花同舞者否。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音異）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音囂）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音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音皸）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音屏辟曠）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樑亦可供爨如何是無何有之鄉曰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何曰饑臥其下自知觀長氏頌曰愛水皆波不解依逍遥五不一詩浮沉繫岸上端來坐無用還須勝一籌又嫁指一葉賞作學指一枝花註于指一枝大樹且還殺人落入在甚麼處稅于同下上更有還在漏下更

封之能不能乎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音遨）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音闢）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

有天孫洪濛孫公崇樂莊騷表易愚音笑曰瓠于吞天而入水莊于擊水而奮入縣非上下際也一以怒而自逍遙其不言之酒笑幾一以怒而自遙為其藐姑之逍遙為以怨怒發中貌而發與更笑矣不得不始不得不徒不得不悲不得不笑觀化而化及我又復何言。

李元竹曰莊逍者偶盡天可惜

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惠子名施為梁相。實五石實容五石瓠落猶廓落也呺然虛大貌繫縛者謂之繩可馬彪曰瓠樽縛身浮木自度亦名腰舟慮思也候敖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無何廣莫謂寂絕無用之地也亙忠殺曰不離乎之業以技用者執樣以形用者大用之則妙見其神凝者形

蘇子由快哉亭記曰。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其武昌九曲亭記曰。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俞貞木引邵子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雖居人世上。卻是

不逢壯士以道遙遊冒觀遊秦漢間異。徒向米何淺嘴嘴耳。予長以遊故奇其文。本此遊之二乘三乘，今人便以為至境亦誰了所大也管草曰無以彰之間是逍遙酒然自笑亦逍遙世怒山門營傑住在極樂做然事。我要拉他出來聞了將門大乘聖人觀之道修界佛即使蓬閣現身作世安得逍遙恩曰

出人間。大從甚來，隨分納些些。亦本分也。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亦本分也。此四語。上下皆收。

東坡曰。遊於物之內。而不遊于物之外。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眩亂如隙中之觀鬭。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山谷曰。委而去之。其臥者涉難之孫。遂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逍而萬物皆授職。縈而萬物不能攖。豈在彼哉。須溪逍遙巷記曰。瑜世變蕃。而犬羊肉之。行求蓬累。如脫桎梏。長途倦暑。憩樹而歎曰。清涼境不必美蔭也。有杖之杜。生于道周。逍遙甚矣。而不自知也。以

說齋亦是擾擾

逍遙乎寢臥其下禱扶搖而上是二將耶鯤終耶上覷低頭見不能及矣況曰逍遙遊如何添一句云彷徨乎側無中無邊耶思彈得傍觀耶日天眼下睨逕是蔡眼還是打瞌。

今日爲不足爲知後日之苦今耶。閱此者撫然而卷。其。是。矣。然則莊子亦若是乎。曰遊。

須又曰首爲惠子二難自激自解以喻托喻如以夢說非夢非夢說夢來此見彼未嘗拘拘問答至末後著其生平之言不忘若以爲相譏眞痴人說夢也。

評云逍遙遊不是無用只是無所可用耳作天眼觀從天際下觀人爲魚鳥犬我天海我爲魚鳥犬人天海眞竹然者天下不足惜矣文公所云至是是也看天地不是天地看堯舜不是堯舜笑翁曰

費隱一章謂夫婦聖人天地皆不能盡道以見道費然令收歸夫婦何哉夫婦者人倫之總名也憨曰出文公李長者所指提之夫婦持莞舜之總名耳焉魚特天地之總名耳喚夫婦爲鳶魚得廣喚鵬鵬焉夫婦得麼汝華轉女成男華嚴青詞現指化而飛矣誰能破截

猶是半提辭旻曰李長者華嚴論云普門曼姝總是表法非實有也隨云即仲尼顏淵亦是表法非眞有是人何其婆心徹困耶

三一曰無所可用正在無用有用之中若竟膠無用之盃是瘤痴也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然有小休歇有大休歇俗人執着且激向那邊去因此執着那邊覓是執着呼蛇容易遣蛇難不見兩端用中

舜下註脚且撙于堯衛耶

石谿曰莊生眞見堯之血脉方向盤山會裏翻筒筋斗只解成佛不解度生是拙于用大也吾杖人

宗眞口。玄又玄妙中妙方便門。揚助信耳。自己親照特特說玄。逃起一念。誅識不可思議之解。即落魔邪。經云。慮偽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令人全愛遮非之詞。不逢圓常之理。不肯衣心塌地。事理不二。將尋常胡蝶圓夢耶。乃帶累消遙為誤世之壽樂耶。

嘗云。為善知識。妄想方太。菩薩留惑。佛不捨五濁。安能免哉。

唐豹嵓言。施愚山提戒懼。是一息尚存之樂事。愚聞之曰。青原白鷺諸公。何幸而入此逍遙遊耶。夫德業才學。皆以享其性者。皆性之所為也。然或執一節。自矜所長。不能忘我。傑中有傑。相形相較。長量知計。愈深。迹愈懸。而情愈不樂。何也。內見我。外見人。而不自證其心體之廣大也。復以自知者。知至之人。幾也。乾知大始者。至之而與幾也。有以樂天與發憤為兩截者。豈知眞逍遙者乎。

寓公再過灑頭適斷此儒破嘆為笑忽曰誠此等盡不必苦若作道理數家亦不可之又作窮請汝與共言貫說乎正總是別岭搭態未了飽卻割水亦須莛為同虛存常大義不免饑飯叔光三聯供奉千非誰無分耶漆閻貫盡淵崗晋漢之筆爲此圖何一幅幾姑蘇山與後世開逛經經耳忽飛鳳想山樹化素無真也

或問莊子無已乎。曰說以自遣耳。功名原無長才。自然夢想不到。已最難克。不如由我曠觀。休那日。逍遙歸入說名根不得斷鈍阿羅漢入滅盡定。其孤高之我。即名根也。李禿翁曰。貪生怕死。好名。三聖人看破。用以設教。虛舟曰。幸此三者正互相救。不則。無惜好利好盜而已。莊子戰國養生。拋卻功名。而著書。望知己。非名根乎。自知有孤高之我故寫虛無以解之。曰說寓庸。猶未能庸。奇才難忍惜此一貫。中庸不可能也。適得而幾。其寔證矣。不自欺而遣放。是與逍遙處。素性習盜跖滿苟得說破。

[illegible]水上首鷗飛去因與富公咏倪文正公句曰溪流中有佛鳥寂後無詩

言下正題聖人中道隨分自盡其寔而已名不可得而好亦不可得而避此正訓也聖人萬世爲我好學不厭今身天地私亦是公此所謂無針鋒許滲漏也逢士至性爍破今古平寔澹泊退處旁觀手筆揮洒爲天地開花一眞無避將乎如此則如此我何礙乎身無俗累讀破萬卷遊山水間得解人談咏此福在堯舜釋迦之上不可得矣乃者刀兵水火剩一峰頭讓汝明窗批點鵬鷃大可憐生且與落花流水說逍遙遊何嘗有生死人我是非哉

安成學人吳雲較

盟鷗試豢欲數胡蝶暫夢養虎解牛。託寓狙公作怪須知種種樂性。莫貴招攜形且環中寓歷變辭自遠罔問以了生死非門戶覺蝶人多少。若許紛紛爭係更是明說端闢似今絲竹自休聽維道聽風飄吾取受奈何兩行一番春秋度數耶究竟異字是說。物論如何齊得教他拾一

齊物論第二

郭曰。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

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唐荊川曰。這一篇論本無是非。非是非皆人所作。

集曰。孟子知言。在世教正用上說。齊物論專就人生來路上喚醒。子曰朝聞夕可。生來死去一大事。竟之不理。偏於情識意見鬬勝競短。以學術門戶殺人。莊叟悲憫。特地掀翻窠穴。弟其反覆拈提。如搏虎豹。控龍蛇。令人無下手處。不知其間層層脫換。絲絲見單。嘗作

古方。舉起數曰
字義三篇焉焉
處長。
道家曰形神離
則死。又曰大患
惟吾有身。易言
不養其身。而孟
曰萬物皆備于
我。聖人亦作巧
語耶。此篇首言
喪偶。中間乃言
兩行。夢乃主伴
不孤起。火候當
三審乎。那吒析
肉還父。析骨還
母。始現全身自
是于日用功夫
悟到斯非故洗
洗不可致詰。其
者曰。撩起便行。

三。支。于綦至我几奈之何哉。是經。其源。一支也。自言非吹也。至此之謂以明。是滴。其流。一支也。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末。滑歸自己分上結穀。一支也。有權有實。頭正尾正。必寄言于是非者何。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言者載道之器。利害極大。爲齊物論而說也。

三一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轉天下之是非。即以蔽天下之是非。引人入勝地以救之。又何妨頭上安頭。于別正因本覺也。物所以爲物也。提了。因始覺也。物之自得也。推倒虛

能有幾個
焉。或云渊通承
仄無力，倫發斷
矣修因證果，共
渊通承仄有力。
喻普薩道業純
熟。諸惡不染季
道于曰。且如爾
郭是淋通不淋
過。嘅室曰。勿憂
勿憂淋亦不妨。

空。隨緣。斷。爲究竟覺。正以隨分覺也。處物之用也。春共生之主而遊乎人間世。物論不齊而齊矣。克其攖寧而符其鏡應。各止有一事。寔。除二則非真。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豈執三因三智乎。要在最初一念覷破。

愚者曰。因是已。此是非無是非之主。中。主也此之謂以明。誰明此因而得樞寓之應乎。中扁二字。神明二字。理事二字。折攝離徵。即是交蘆。相奪相融。皆十玄門。誰物物乎。誰齊齊乎。誰論論乎。莫若以明。乃能不惑。

此嗒焉特南郭全身如大塊之噫氣也曾知死灰之枯木生花耶中間特地有噫兩噫云不可坐住總推此心

一切法皆偶也於偶者就一奇耶奇與偶對亦偶也喪之實云何處耶莫是一往自迷頭耶莫是混沌無記空耶喪二求一頭上安頭就二迷一斫頭求活汝知之乎請聞三籟

南郭子綦（音其）隱（去聲下同）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榻）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基）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隱。憑也。噓。息也。嗒然。解體貌。耦。匹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為耦。）

郭曰。同天人。均物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解體。

叢秉敬曰。吾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相應。蓋不見有物。物化而合為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乎萬物。

揭疏曰。風者陽氣鼓陰而出。或陽為陰所持。不得入而旋為雷。其密室索然自生風。衣動蝶行。皆與相感。豈待不在前竅長籟吹萬而不自己者物。與物物逆氣氣翻物。氣鼓氣皆噫之類也。較揮榮難爾單然殷穠濃秘囊檮破

杖云莊子以世人為物累不能出生死者。以有我也。真吾無我。子游只見其似。故曰固可使。今非昔。總是疑情。曾未知吾己喪我。我何可喪。所喪者妄執之我見也。狙公胡蝶是皆然無己之方。引人闢繇耳。若執狙蝶為我見。更起狂風。

圓覺曰。若知我空。無毀我者。物論何足累耶。愚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喪貝勿逐。而無喪有事矣。愁飛咯噱。原非兩際。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音隘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音號而獨不聞之翏翏音溜乎。

豎閒虛谷傳呼習非遙謠地中樂作真不皆成然皆氣也皆入竅出竅之幾也息曰此實測也通衆竅哉心亦竅于物而風力衆之境風者能見噫否扶只作真無作者謂自心取自心非幻底幻法不敢照非以非幻尚不生幻法何曾有前歷言數十者言究總歸十怒者其誰終在問處誰於更下一語

山林之畏佳（音崔又去聲）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稽）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音杳）者咬（音刻）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愚）泠（音伶）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大塊地也畏佳山阜貌崔即崖倒用也枅欂櫨也宎深也咬哀切聲濟者風過也）

郭云大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塊然自噫耳物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吹萬不

任他風號聖將
風若還許作奴
傳與中上定奪
歸之他那壯夫
無恙畀夫病一二
採南風雨謀咳。

讀莊當如歌詩，
此是一篇天風
賦，傳平敘已謝
動粗風聲峽日
見天邑風下風
下鳴，中吃天下
下鳴處，天無天
至今莫能測識
者數千卷卷卷
字紙點皆非古
人字字字叫魂
難奔當入心來
于心竟何得，
籟也閒之化

則天籟也。夫天籟豈復別有一物哉。其過之而成聲者，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而自生耳。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謂之天然。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非有為也。或謂天籟役物以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

劉云。寥寥摇摇。不過山木二物。以七八者字。而形聲不可勝數。于喁喁。前後皆淡。調調刀刀。又畫

密山程曰有以
象言天籟有以
聲言天籟有以
氣言天籟有以
理言天籟此道
為天是何籟耶
一種意見言天
自然解那一種
徒謂視天以素
人耶除卻這些
天籟別這一句
氣須說出天池
外穿破蒼蒼處
你道是個甚麼
莊子舌頭極地
又怕自己之籟
以我後來乃引
開人之天反以
相大作道是個
甚麼。

中之遠長而獨不聞而獨不見呼應最奇畢不可見不可聞者供一筆畫出。

陶曰吾有我即有耦喪我則耦忘耦者是非之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首即道破。

集云。聽聲如响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為籟。音響無從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月峰曰以開起以見收。

杖云。怒而飛是鯤之氣化為九萬里之風。此則滿天地間皆此風力所鼓盪氣所吹也。後又曰怒者其誰耶。可參可參。

渠無我則成我無渠則餘渠如我則佛我如此則[illegible]曹山用之今有部其消之其謂者言柏云此處便有佛家之別以惟心之旨觀之則意佛無累若以自然因緣鈔之則外道無因從此分心月細看來非因緣非非因緣非自然非非自然也是緣緣說哄真跛邊擲不見前面道習氣如懸羹我書不問落關十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鬭縵者窖者(音教)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音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音蟄)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閑閑廣博貌閒閒有別也炎炎美盛貌詹詹小辯貌縵縵寬心也惴惴小心也縵縵欲以迂放而自勝也慹懼也老洫言其熟路故溝也姚佚說文作嬥侈

劉云大小四句僅盡是非底蘊自大觀小小何足

九竿之花早暴
滅也吾獨奈何

水中豐家色匡
膠者分明是花
不見其形艾來
前圓能見昏沉
與衆手鉄揺奈
得得去吉卽能
欲定知不壓恍
不護玄音從勞
念靜安得不一
奈何正旋轉時
宫室轉忽欺坐
媿且如夢
更无微遯池不
當謂實心在內
易驟驟當悉不
當取和合一計
不知七處人還

道處是非偏從此起知之則知善待之矣

伯玉氏曰火能熟物指熟物而謂之火乎處火有熟物之利有焚物之害而或棄之或取之守其子而不知其母則熟物之利亦失矣心與無明不相離得母召子法本自如人自接于群相耳

譚云夢醒二境入微樂出慮六字形狀叟淡尋常說喜怒哀樂又從哀怒中狀出慮歎變慹喜樂中狀出姚佚啓態正月以心關之所必至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故屢歎之不足

杖曰根與境會識生其中自已註難耶勝疑耶僧

奈何否六相卜
去奈何去五位
三玄奈何玄若
不奈何畢被波
亂絲也日正去
奈何已被亂矣
纔然若非行到
木寂處形得坐
有雲起頭
劉川曰莫錯認
至人不執情形
者鏡沿行形者
又箱湘洲曰將
清此于其宰是
其論神我外道
兩空不即空成
何功果影人真
何愁人說夢何
夢人愁煞人

問一椎便當時如何曰未是性燥漢。

已乎已乎且尋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緊。先

劉云吝嗟之不足又太息言之世人或自謂如此識情只尋得此以生看得甚乎竟不識眞宰有情無形

杖云此正明我見本空以對物有我物不自物由我而物。如我不取物亦無有知此非幻成幻亦近于自然矣。而不知其所使者幻也倘若有眞宰而

按曰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衆謀勞紛半與不亡猶奈何哉謙得心師者諸無益損乎其真有乎此處見真君者道能止刃新行盡如馳耶本彼一刃而熱因乃負倚被疲背東挽韋服乜工束然情曰何

不得其朕作則竅呺濟則竅虛皆藉此非我無所取之我為何物耶蓋就人業識中找轉他身頭來使尋取真宰耳。

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音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音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姚成曰妙矜。梟喝曰眾道這一喝真多少人無對今代撥語曰芒。

開闢局之額乎不落有言不業無言只是個勸全不自滿假使若異飾視生成如駭驢焚若以一刀兩斷莊生親見漢莊自

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賤儒也芒

林批

劉云。求之造物而不得。求之我身而得其情。五行相生。亦相尅。物論未足。為冰炭。即一身五藏有自為冰炭者。四時之變滾亙也。有在四時之外者。惆其心隨形化。教以自證自悟之法。但隨所見而師

停鼓言謎奈何之且與一塊木頭教他吹萬自已。長沙岑之偈不許錯認昭昭靈靈之識神爲佛性然則執老莊之昏昏默默爲本體者是無記也從血肉爲心者謬矣執空虛爲心者離識是耶何以懸空成不癡擊身則痛刺身不痛刺心則痛耶楞嚴說八識廣演深經提出白淨識爲九識楞伽約爲

其成心。未有不得師者。不知自身內事。而取之於外。是無爲有也。

薛曰。成心者。現成天地之心。一毫不待加添也。歷盡淆訛。一切仍舊陶云。淤塵之起滅等聲塵之萬殊。究取從來。樂出虛蒸成菌耳。使之以莫爲宰之者無朕。生滅紛然。寂滅宛爾。此所謂天均乎。受成形則物我立。師成心則是非起。所以然者不識眞君也。眞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正曰兩說皆因現量比量而竪此義也。且問此說現量者。成心乎。未成心乎。不見大智論曰。惟智所心即

二識皆奈何不要之斷是愛誌禁之則是業食若不自已奈何一切尸加不被佛所說何況非于謗

楚自謂讀楞嚴曰緣見生明昭成緣見不明自發明諸精祖永不能者忽然悟者緣與塵初不相到恰得紅塵一點云誰是黃河水月冰

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獨且奈何非于又曰違命之精者不務知

得聖學愼獨于未發而明微于中節而已莊生曰吻原是設難消疑使人自奈何之

御令氏曰楞嚴先以見精與緣心對舉次又剔出妙明之與見精次又剔出因明立所之病總欲破發業潤生之無明而破及生相之無明也惟至八地見思惑乃斷盡而復言同與向俗習惑潤生何耶絕後重甦乃堪語耳破相非破相也乃破識也非破識也乃破執也戴潤盜也一變而為良臣意二物乎謂其轉盜為良則曰轉識成智謂其寔是一物則曰識即是智大慧嘗欲一刀兩斷而又曰

之所無奈何你還此句是奈何一番來底不甘慈生曰。路考琥鶴齋添蛇足。上畫龍無點睛。

識得知解起處即與知解爲儔侶與闍頭問家親作祟時如何藥山曰識得不爲累會一奈何否。信解行證則識神即佛性。不然則佛性即識神也。學人若襲宗乘語句而混說。則聖凡不分邪正不明。或信性而不信相終墮斷坑。或信相而不信性必墮常窠。起信論言生滅相有粗與心相應者有細與心不相應者凡夫粗中粗菩薩粗中細細中粗佛細中細然說即心是佛又說非心非佛又說箇理佛又說事理不二遇緣即宗誰粗誰細若不自己奈何安能化粗爲妙。而粗妙雙化耶。

天籟無聲轉引
出衆竅[illegible]三者
一切[illegible][illegible]所緣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兩行
一指從齊體說
[illegible]得曰天之至
私用之主公只
此一吹言歸自
光不是直明然

故云相刃相靡固已可悲心與形化豈乎無益可大哀此莊叟痛與世人提撕生死性命大事然則人豈獨無一不芒者乎不芒者以知天真之獨存為可據也天真自存之心豈未成乎心者得而是非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鷇音卻)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石虎叢乎聽教李彩等。倪文正氏韻士雪風茲月。壯士短僉護理兩過于途。必擇履安無而去。悅慧氏要好說載。伏請前翻韓非來。乾莊子作一派戰與易曰。會與宋一戰場。教與宗一戰場。宋與隣一戰場。齊與孫一戰場。或遠放悄乙或平實論我或標新傳地或殆究物理作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數爲物出卵者。人間會言如鷇則報書。鷇則報內。鷇鳴則兩布穀。僅斷可聽之爲準。鷇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

集云吹字與噫字對見得不是風力所轉任其生滅惟聖人獨立于是非之表爲能照之以天而知道通爲一也。自言非吹至此謂以明七百餘字作一長行其文與意如草裏驚蛇倏忽莫覩其蹤跡非具正眼未易窺也。言非吹至莫若以明爲一層樞始得其環中文結之曰莫若以明爲第二層方點出道字以作活眼又以愛之所以成結成形成心兩成字此後遂出滑疑之聖人結前途者知通

往互飛總是奇兵剛柔才與陰戰陰與陽戰欲穎戰勝而肥者默之所大德教化者流之莫若以明亦因是已究竟如何日吹本是癡

體是非須無分別以明則又分別然乃反悖者一味又復消滑不快香乃爲嬌亂不可詰究之應氣爲升未呑奉蛟之別卽是區羅紋結成化喪寶卷圓是瓜清旋瓜蒂明瓤

之義。如此細細淺觀。方知波瀾血脈。步步有落學指示的別。非荒唐也。以質氣而言之。有大必有小。百物不廢。即天地之德。敎化川流。亦有大小。大莫載小莫破。原無世間是非。故日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莫若以明。明因物付物之公是也。大圓鏡智照之以天。與作天籟得麼。中峰本日。合塵勞無六度。雲居靑日。焉見自影。而不驚以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卅。起信論解日。滅心相非滅心體。滅心痴。非滅智也。不必捨波求水。確然說之不得。大從活來。方許受用得著。試以易譯自

天地物論流行耶環中耶實際耶無竟耶物化耶試指指看。

湘淵曰首言喪我此則言天中樞環應是何因耶自心既明到來作詩求根隨地隨處背聞散驗物化而更先之言亦遠矣絕針斷線斷沉大地與絲紋水浮靈處空人都被言句轉了何留透得環中訣耶既歸宗只各方換而已矣人人只此求一個看

有天地而太極隱矣。彼方圓對待流行者是何物耶。晝後晝前何不一照。直下自盡而已。無兩層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此言句者亦不可忽

秋冬春夏總天花新來金批對是此語歸日彼得然雖于春秋冬夏以自安今亡為我得不各不和不又不夏手狂鼓不止總於無渾而已矣處丹同以時之運四方之樣因書者之前帶來之五方爲不非示五種中道脈此處奈何一條方知因息行高日目實博得聚中越說執為中

郭云欲明無是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宜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不當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無心者與物冥未嘗有對于天下非樞要乎以是非為

乎點無更線之日擊數中邊分不能好隨時節聽焉焉。

服膺曰。花葉成春秋。要之皆歸根。游江曰。大本無本末。結實源須積藏。一曰。或欲花不潔。或禁花不生。何爲費心力。兩皆終不能悉曰固是已。

陳子升友表曰。只爲擴緊並一指。天地具在指頭上。乾爲馬。祇一

環而得其中者。本無是非也。故能曠然平懷而乘之以遊。

劉云。有彼。方生得此。故曰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彼是生而是非然也。是非生而彼是然矣。是特未定。及覆無窮。惟立于萬物之表者。看得破。

正曰。至善統無惡。公是統是非。能明此因者誰耶。祇生胸中。只是放在一邊已耳。看得不。過如此。故能。放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以萬物為一馬旋
毛忠可參。
愚曰蘇抄莊子。
莊抄解子天地
一指其字本于
萬物一馬其旨
故于恐忽而于
仍因長智
評云環中兩端
此老巧流惑人
體破三勝從于
思貌此述將中
著勞作兩片指
捉
收作用無涤黃
其手而非隨分
納此此道得而
義氣通一不用
寓諸庸其室更
不委珠宜容關

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
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
舉莛(音庭)與楹厲與西施恢恑(音詭)憰(音決)怪道通為一其
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
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
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
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
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秋菊年年發三
徑常教萬古壁
一兄禾不再足
何須朝吾爭怒
且是勞神明為
一而不知其同
也莫是厭對
者好此解字仕
門鼓舞森木叭
莫是旡痛武爲
爲此滑稽嫡世
取春暇且快乍
造聽人爾造雷
堅治流而斷余
無可俯一圓紫
共前放三四升
樣果子換錯眼
珠也

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莛，梁也。楹，柱也。厲，癩也。恢恑憰怪，通一者，百物不齊也。狙公，養狙者也。芧，橡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

郭云：是非紛然，無非皆各信其偏見耳，至人浩然萬物各當其分，無是非也。

義曰：伐木于山，毀也；作屋則成，衆理聚分也。合成劑矣，筋角成弓弓，則成；筋角則毀，參總觀之，則無成無毀，而通為一也。以盡人即天言之，依然有當成當毀，可成可毀之理，謂此理為不落成毀可乎。

點智銳毀，方之圓而不悟，用方者圓

不措用方者劇可謂通乎不知即方是圓可謂搭手范仲開曰手用力將流身與在兩手貴分左右欲引必不泥膠滯必不泥脈絡井然試向義界劃上看兩行道一現全身

逐無眇收各歸其分渠不相淆各遂其極或物漸而異甚與物互而各當其候或外與內離離又得合而仍分其用此非齊物

陶云，莊以無是非處齊是非。看世人作胡孫，已作弄胡孫人，亦大俗俳矣。兩行即通一。郭云，任天下是非爲兩行者，銷無厭之害，即無物之物也。各當其分，即公是也。

徐云，公孫龍與莊同時，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似順便破之。

湘洲曰，不用寓庸便是因，因便是天，天便是喪我。

乘正曰，將謂適得而幾，爲發皆中節耶。有時專精一路，全體用偏，事稱其能，各當其分，中和一也。

虛舟曰，無是非者如天，明是非者如日，此黃帝之

論之天地一指耶，自非絕後再甦，此指亦是戲語。

通曰：顰者責人無已，時才作怖，不亦聽日窮得而養矣，是解脈湯也。蔣夫鄙僞成山，從數作僞滿市，總曰遮得而幾矣，非詰駒湯瓜不見道亂，須大悲火焚始得。

遊求退出非孔子之所行參，一要使民不爭，各服所長，非管子

喻兩行。一貫最切者也。誠如天，明如日。仁如天，智如月。會知天即日，月即天乎。雖生遮目以別天耳。腐爾仲舒熙寧日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乃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故亭投麗切切哉。林宗不臧否人物，而史雲歸之司馬徽三佳字。劉須溪取之，此亦兩行耶，將依成也。易但而次之，君相辨而容之，無喪無得，往往井井，則上收之化參杖云：物物也，即不空也，不損人而益天，不益人而損天。于日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舜執其

之所行參一也教人嘗云假設嘗中華編雜使其漢此是削消明然沖氣一氣母素兒各殊性情然此是鄭所前底用劣磨縫否殺其杖人之兩行參一平然兵割倒復反盡無我關飾使發支再行恐信不及

福謝只以不自用為鳳則明矣可不可然也達然望于所謂誠聞及習不必問其所來也物序

兩端兩行也用其中于民通一　不用寓諸庸也

一不可為也故藏于不用而寓諸庸乃勢神明而

為之耶故聖人和以是非而約于兩行揚過順天

而張弛迭用代明錯行之中卽是貞一曾知有于

克家大翁受享之為兩行耶曾知政府宰御紫微

無為之兩行耶曾知律設大然禮順人情之兩行

耶世出世然知與無知究竟無竟莫不皆然劈破

三玄作兩邊一任衆狙怒悅

王者勸人公務皆是使人以私自勸禮順情實而

從言無欲故辭無亦朝四暮三耶然行則知愚無

以各斷此物矣不必究其自體也。欺細易錯。以為脫淡非處而何斷不伐不因為屋舍非覽而何。

是日指頭騙人倒無是指頭行詞於上青山語細尾中自做愚者只其說指頭伸留遠近皆在此中何妨隔著清山。任事居中自便。與人歡笑又而和老不微笑聖休乎天鈞作道

亦先愁之以朝三。後悅之以朝四耶。然則亦一不可到者以困人而徐解其困以悅之是何等耶。或問狹飯難甘如何。曰登山。餓火實難防如何。曰寵門。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正和欺斯正是槩聽遊起得一念不然則當人人亦用指頭騙人也耶疑否無終和箭亦是旦其今也陳錯被咒頭兒從斷氣因尽者叫說于淨是要問變淡被不不敢然祭許个者他成好亦何咳子去猶是半做然叫許禁之環諸何道道所說傳説指須知三元妙蒸嚴處曰若不從無念處看被撥棋

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善鼓琴者。枝柱也。策杖也。舉杖以擊節。梧琴也。載之末年。書之于今。道堅白。堅石白馬之辯也。綸。琴瑟絃也。

郭云。聖人無我者也。使羣異各安其所安。則已不用于物。而萬物之用用矣。則雖放蕩之變。用有萬

索亂如何知得是正若不窮破念頭無念早是不正了也一個在物物一個累不物于物便成窮使此說如何發耶狀全奪雜而為狀定不埃雜章全奪狀而為雜塞不壞狀凡道如何是貞一如何是用中朱子于發未發處辨了一生到老始悟莫看得容易但取咬言嚼吊食快口耳已也。

昧歷然自明。

劉云世人看得一邊道理便主張一邊愛之所以成也虧。禍始此。參又云物我皆為無成混同糾紛急欲頓起癡迷枉勞心力爭是非也不必詳解參論但覺其隨物著情意動蕩竟可開夢于夢莊于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淺思曲說惟取其瀟封悅如面談無限開豁。

王陽明答陳九川曰實無無念時念如何息只是要正。

石公答石賓曰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

默論語得百思想不難得百思若到達也快[illegible]頓一存應與向故其為猶語頭歸意趣發而款起肖頭

三個未始有。是三大階智識判

劉[illegible]瀨說無法無[illegible]勝諦管皆出於此。但光處生交句。劃見非究義也。開翁曰。宗乘亦無實法乎人。薛云。予讀萬旅。只將一令牟作[illegible]

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

開云。念即無念。故曰未始有物。

杖云。未始有物一語。三教宗本。但人所證有淺深。

啟曰。滑疑之耀。肵晦而明也。史記載晏嬰沮孔子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合陳亢太宰而知之。孟子亦言衆人不識也。

正曰。世教定公。是方外歸變化。立法防奸則貴明。托寓藏身則貴晦。有知明貴明。晦晦藏明晦本自代錯者乎。此謂以明。药光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夾曰。以疑激參。此通塞之幾也。以疑藏奸。盡爲

所欺矣。然生死性命。必當疑至不疑。乃所以決之耶。故曰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音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

其火光一泓清水照濁髮疑類之不來混之不得去來皆備于今即是是處猶不悟固是則莊于知止其所不知其覺者事快活思不出其素位立地頓超三祇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要居覽因若人識得心大地達是土盡是土無寸土紅紫誰黃驟若樂幽用此是物如何是齊同而日言以蠲水火相以誓悉潛

浙江曰日月星辰次不齊而錯以成時若是其人必有非錯之錯者以聽較學者之邪正淺深何妨牛鐸食器可叶律呂也耶聖人藏智于物果然易簡生義科鎖無我見半斤入內不相一然

法鼓經云一切空經是有餘說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自知未了者為淺者執為了即名為偏莊子乃

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豪毛至秋而更細以喻小也

劉云。大秋毫而小泰山。莊子尚欲。在中間。又不肯說出。此是他占地步。使物自得之。

羅念菴曰。執感以為心。即不免于為感所役。心無時息。則於是非亦有時淆矣。虛而暫息也。是非之則斯亦不可得而歟。

許乎遠曰。立個是字。便有疆界。曰無適焉者。極

執偏淺陋故意撫人眼睛耶項羽破即沛公入關霸楚擬亂而漢得天下。且問此是何因。

關章長哉。方指出心觚之狀。乃起論曰夫言非吹也。三爾因是。

處去不得云爾因是已猶云因而已。正曰。因物付物之因君臣道合者也神。無方。準。不亂。準即是神。汝位必混不得。豈賣無星秤于教市偷耶。消心放下。故澆一杓冷水耳。先言空。後言本空。夫言本空者。謂不核于正用也。旁竅繫鈴解鈴。遂以滑疑之耀。造險雄譎危矣哉。道理學問則總殺之。荼毒詐慾。則總赦之。相治煉詐煉伎煉狠煉潑以爲迅峭門庭。而且藉口于至理之樊。遂至于此。其奈之何。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三個以明正是掛且奈何故又總論之曰夫道無封有畛者也春秋十日非經聖人懷之以天心爭辯出于所用奪情清和任雅平施四時可潤瀝血剖此平燃

此中何等次第何等分晰是並類預者所能識只爲祖公難辭玄家。

郭注聖人不論六合之外恐引萬物以學其所不能也蓋則莊意也包生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音謙林希逸曰嗛藏物曰嗛國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音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

子梛未始之三
箸是引萬物以
學其所不能者
乎聲聞辟支圓
虛空爲寫能是
引萬物以學其
所不能者乎六
合之外亦是一
雖分域耶且問
道既無封以何
者爲外耶佛既
呵之而又恣之
石頭只與兩盧
多少人若不釋
然何哉
郭青螺曰元年
春王正月可以
悟易矣李袁一
日尊宣子見易
象與春秋而歎

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
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于日者乎。有義崔本作譴。悵害也。園圓也。
宗一。膾一。胥敖一。三國名也。十日從甲至癸也。莊不
拘此。藏言未封。七日并照。火起生風。德進于日。言用
晦也。

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六合之外謂萬
物性分之表耳物之性表雖有理存而聖人未嘗
論之論之是引萬物以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
外而八畛同於自得升菴最賞萬物恣其分域爲
道無封。

之早知統矣嘗
臨注曰春秋往
易謂時之爲乎
[illegible]天火下樂
水土謂心必氏
于下學之事也
繫蹇須汀京西
甕牖本平慷日
月中間放小魚
只一毫頭無上
下田苗山木一
濟哉
大慧杲問張無
盡曰司馬光何
人張曰君子也
答曰公爲何論
他張曰前時賢
官做笑雲同月
書賢舜爲萬世
作齊物論大聚
[illegible]

温公曰范濟于江漆楷于山羔容之矣秀于苗氷于火欲無得乎文曰艸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自此而外皆竝生于天地間可以知聖人之懷

石齋曰懷如懷諸侯無納而咸存之

薛曰懷之一字乃见斧鉞之下無限慈悲與徂公賦芧之意豈不懸絶

集云不知之知非不知也注不滿酌不竭泉妙之所出特不知所由來耳然則知固自知耳豈待知之而後知乎知旣無知辨且誰辨

心易曰邵云春秋聖人盡性之書石竺曰忠恕之

曰余喜正惡邪之心與生俱生此大槩之春秋像也莫以求流胡盧顧蹉過因棱脚點地此即有語無語無謂有謂滑疑之權耶特地抖亂使人自罷耗此一語早負于倪也表一曰皆指爲玄今皆障之背指爲玄今皆廣之背指爲執今背懸遵之笑翁只人各有樣求各當其腑位終非無謂而發也

書莊子以一懷字寫出春秋因是非轉是非藏是非即謂之無是非故曰天均是謂大定看他特地表章春秋以明齊物論之無是非

張四維曰莊子指百家衆技各見不能相通譬山林遇風而聲則姝肢胲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自己則物論本齊矣至天地間正經道理自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並曰神聖葆光因其秩序統類而物論自齊矣孔子于世家括論語大有見處敘子貢不可問顏淵喟然二段乃敘獲麟作春秋鄒定宇曰若他人作必敘而後于作春秋之後矣余謂

莊子到今每或打破矣只會癡[illegible]又非其常[illegible]者愈見惑道[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學易後乃作春秋正是行年六十而解欲也尚信

春秋懷之同思至密方圓一際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女（音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音即疽）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音篇）狙（音且）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嫱麗姬人

然王倪亦不知還共遊乎清虛大爲千流水一梧騎。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蝍且蜈公也。帶蛇也。猵狙一名獦狚。貑頭其雄。

猨與雌猴為牝牡游。麋也狎也。鹿獨學也。

郭云。無心而不任。故曰神。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日乘雲氣。有晝夜而無生死。故曰騎日月。夫惟

蘇云何則似是斷求是試思非之愛人之他怨。

州馮評云無而無知，不是不知，而說無知。南泉問始得一乘，齊已善能醫。何曰可能有形，關心後得似無人識而時。

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故能與變爲體而未效若一。

劉云從淺入深，由是非及好惡，從好惡說利害，從利害入生死，所謂齊也。

林云既曰我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更妙。蓋謂不自知，便是眞知之體，非謂絕務之不用知也。般若無知者，無所不知，非無知也。一眞法界，比量皆是現量，疑至不疑，歷然寂定。

滑疑換出滑頭姑許妄言妄聽仔細看來長梧子只是黑豆豍叔又服冬葵

觀我氏曰飛出列缺月光中追是個賊下落宮汝笑渠將渠笑汝請君卷目問虛空。

答曰自欲以滑稽之語爲其脗合耳細來精累聖人道其滑涽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升菴云古作盂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步去聲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音汨涽音昏。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長梧封人名丘[illegible]渾侗音沒淵無所趣舍之謂聽熒疑惑也時夜司夜雞也鴞大如斑鳩綠色肉甚美滑涽未定之謂。

李氏一曰彩若以爲凡愚營營圖竹而俗人笑之矣人生有此而神傳之筆然窮參萬歲而一成純語非盡狀而以是相蘊難妄言之勿妄聽之但看蔚坪子大師自拈花笑萬年春。已說因前夢之驗決甚乎謂夜夫人猶叔起楊太真初姝悲又未必不歡笑也未幾人盡盡了馬嵬揮淚時之笑否傑亦見矣

劉云有謂無謂中間也中間遊處也。此八箇字是盡一部南華之妙處纔說無是非便商量到天遊然亦別無妙道參萬歲而一成純耳。參萬歲者一念萬年也是立論骨髓至此說破。又　伯仲自了漠故曰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謂以此包裹之也。

唐云衆人役役于知聖人逍其滑涽而忘之

愚曰以隸相尊者乾五大人各從其類管子曰鼓之有桴擿擂則擊泉不爲愉物直辯不爲惡辯美。

以隸相尊即因是已之說也。

予惡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

駢欣曰。世間休問幾時好鶴事不勞明日看。且玩世以恭其將譏耳。不令世聞歟。與知何所玩。其名爲吊詭。然作自已笑罵。使後人無從下瓜。其實乃自占良綜而已。然則對是其人自爲自謂。皆可不是其人則自贊爲聖上。便自罵爲聖方。便能編者聖李夢山以迷語序聖峰。滿若士讀枕中記。恋占

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音教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音汝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音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闓一作也迮狀安來

也。竊竊。猶察察也。予至也。說異也。一日自謂其說尚予之。邪云予。謂其說亦是。昔時方言。知世說毀死乎

夢尋實非透是
達淨而信耶
莊子來一大生
耶何故若謂嘗
八知解耶佛説
情樂到人地獄
恰是知非便含
可情覺無加其
解說說說無知
化胡蝶依然有
夢而青蠅。

否否不得知吾
齒聯送難各各
互為用且坐一
爐炭此一大反
因果迷者何限
嗚呼哀淌難聊
發夢中窮。

之鯛此皆是也。孫
樹韻作佛備

林云夢覺二字指得透此處看得到則衛玠之問樂廣之對未爲淡遠此亦學問中大事如樂廣之言則高宗之夢傅說孔子之夢周公又何如耶佛亦有夢是故佛於十喻中夢喻第一非止唯識比量而知之也參參。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音闇吾誰使正之使同

謝云我與若與人而猶待彼彼又何人則焉有此是俱結成幻境琦世界千羅樹口公禁飲潤語從此脫胎愚曰設爲三個人擬出四料揀樂府收中吾愈解愈不着山谷東坡貴虎溪之三笑而王于充務其非景璧集曰是何害華見陶陸遠公之真身無相真笑無聲也邪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雖闕不明我

劉云妙在彼也邪五字彼字本無所指著此令語介人悟入林以爲天均反淺夫我與若與人皆不相知及其相知又只在我與若之間耳而猶待彼也邪不言之妙不彼不此非詆予不能脗合

副墨曰上既言萬世知其解因此又作一番滑疑

鴈過寒潭雖飛
上鐵梁中起聲
竹下忌知化聲
相待不相待果
無辨斯。

譚云振于無竟
諫身在此實身
在此詳曰有一
轉說㕛來作種
鶴鳴啼對上不
埋悄然機
豁知爾琶者多
聞噱笑曳是人
若嘗系相曰指
正凮枝頭尚無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音萬衍衍去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于無竟。故寓諸無竟。倪分也崔云也班固曰天研曼衍無極也竟如字極也崔本作境

郭云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適也。忘年故玄同生死。忘義故彌貫是非。死生是非蕩而爲一。至理暢于無極。故寄之者不得而窮。

集云欲拈化聲故設何謂天倪之問。蓋聲出于化。

待排正伴佻伴亦無待不知等更正著書既指待心恥心待指耶張元長凡卓老七十五筆墨希調亦日笑御爲西東坡學士院中書乎嗜支處風良前亦嫂斫百十紙退衍蓋都與是此意飛[illegible]爲我但是渾可也。

一曰罔在化涽景[illegible]如我屢執景屢[illegible]有無處景[illegible][illegible]蛩冥

乃無作無爲之端倪。

正曰聖人者其應該藏其究竟。究竟原不可究竟。而卽以應該爲究竟寓諸無竟者寓諸庸也。物物幾幾。皆是相待。卽是絕待。此非于喉中言。惟其是衍、不妨卮寓、滑涽、

莫認着耳根聞道耶、故又化影莫認影事耶。故又化物。化彈化影化物。又曰必有分矣。分卽是合。物物已非離寓于滑涽、卻不滑涽。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

處此答罔兩曰。無數回旋處。畫文力曰。影以顯光而如形之彘非雖推。神工負影以起病。短弧射影以中人。是則去身之物。尚亦關身也邪。

參

劉曰。人必在暗上夜稿炬。知山窮水盡。於轉一語翻御。從前許多語柄。必有分矣。

慧曰。不落不昧。单大泰此野狐出入不知堂下

然者邪。吾待蛇蚹音敷蜩音條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蚹，蛇腹下齟可以行者。

劉云。待有所待。甚精。相待之無窮。而究無所待。則俱空。

潛艸曰。蘇子瞻令叔黨舉其影。不施肩目。而觀者知其爲子瞻。以燈取影。而神出焉。此叔黨之妙也。莊子是畫至誠之影者也。後來襲取此筆以賁畫。何異塗鴉而夸張顛。

薛曰。漆此一喻。亦非偶然。寓諸無竟。猶嫌未是。劉評尚屬分別影事。此論主乎自。歸蕩耳。消歸物化

致與主竟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厭之歸妹曰載鬼一車見豕負塗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費家之狗吠盜人牛俱失矣醒賦曰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從笑毒魚之腹欲返蜈蚣之魂且以胡蝶之影採括麒麟之毬何如
奇想奇見以奇寫寓石牛之喻。

方了。

濟江曰若何物化又是一病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音許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音敎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栩栩喜貌蘧蘧有形貌

郭云覺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于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于此。

天台宗曰華嚴圓教兼別教而明眼者曰別則是

將天之所間人恰許消閒忙人切莫錯會鄒天門曰聚向華山求一覺累甜睡理悟高峰。詳曰萬慮一枯竭人天同息一光所而世界意自是請大照可循楼然至尊執氣恬來無始般虎戲倒是謂驀地石門曰為足不由而點之以天持獨打擠刻眼而進獨摩醯首羅眾耶爲是不居而萬語騰將謂打將頂門眼

斷。何妙于非予未後句中。斷。破。影。事。之。癡。

杖云化聲化影化物不相待也。蝶不待周。周不待蝶。夢不待覺。覺不待夢。此莊生不知吾何以喪我。而物亦不知何以自化也。罔兩問景翻恨造物冥然無知且與凝黠。

石塘子曰。聖人表中正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奇以盡變相爭。讀聖作當虛心以從經。覽百氏當化書以從我。留子固曰。周末方術各得一偏私智蠡起。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李本寧曰。劉子玄因仲任問孔。而工訶古人。捌于

[illegible]

而還一雙眼耶

笑翁曰已遲八

起胡蝶笑後久

矣

或問把住如何

曰拳在我手裡

放行如何曰脚

在你肚下把住

中放行曰上嶺

隨係全得力放

行中把住曰過

溪云皆不容偏

且問不把不放

如何受凡曰天

以象明事象正

[illegible]請息百用

[illegible]曰說人春地

思問唯是非然

非一切抹殺等

用已。莊生齊物論翻空以息衆論而後明環中寫庸。春秋懷之。其曰議止於極物寔語也。苟非正經而知物。則雖託于無得無失。又孰知其所矜所諱耶。三一曰。物論不過同異統類有無而已。湯若士曰。理爾勢爾情爾。潛艸曰人知情勢爲至理。抑知轉情勢之至理乎。眉公曰春秋之淡約而說卦之旨詳。蒸統不該類也。焦弱侯曰孔明器即道。老明有即無。佛明色即空。二氏之長皆易所有。心自本無。則言者誤之耶。樂地炮至此曰維世重紀綱。遂功言權變。凡夫聽習。不如利害。辨士貪奇。必資顛

胡蝶也笑翁曰莊子自知不好收科姑妄言之妄聽之只當說夢可耳均曰莊了又得去事李了生死一流非夢話也總卻此論止有事化饒三曰君道春看兩備死化物空不知春能變也在陰陽中備熟合曰畫家下手寫空于古設處也是心離所作夢言或應理卻有情斷不可無望正哉有情者多讀書須

倒。逵人達放。才子標新。破相者逃玄。核斯者據物。不可以質。測廢通幾。豈可以通幾廢質測乎。尖出難辨。硬掃亦癡。自非神明其故。何能因其代錯。而化歸中和也哉。不則安用齊物論。而且爲齊物論夢話所惑亂矣。眞具眼者。試齊齊看。

老父在鹿湖環中堂十年。周易時論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關。窮子展而讀之。公因反因。眞其發于古所未發。萬物各不相知。各各互爲用。大人成位乎中。而時出之。統天乘御。從類各正。而物論本齊矣。復予蓍筒而銘之。曰。蓍卦之德。退藏于密。卽方

上蓋能作奇整者真望涯矣觀了一日。但畫画論其全自顧鄰超宗曰画與水化華筆是空惹曰不見莊牛画風又來画麥摩憂。

是圖兩行貞一。不肖子呂留時閱此論謹識之以終卷。

埋菴曰大學格物南華齊物楞嚴轉物皆無心與同也學者自既不足非剏過高之論以矯之則闕恐人知不則疗髮古人矣苟無其物則根既不存塵無所淤根塵絕待心境一如是謂大同唯大同者而後能出世入世無可不可中通曰極物而止此莊所以齊物也非格莫轉非轉莫齊非齊莫格以無物齊之會格此乎物物無物吾三世之定鼎世龍樵也貞个會不虛哉不肖男中通記